

李厚昌作品选

戏曲·音乐剧·话剧·小品
曲艺·歌词·小说·剧评

情满深山

李厚昌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情满深山

——李厚昌作品集

李厚昌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厚昌作品集 / 情满深山 编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5.12

ISBN 7-5059-4998-5

I. 李… II. 李… III. 文学 — 综合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F719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3841 号

书 名	李厚昌作品集 / 情满深山
编 著	李厚昌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杨绍坤
封面设计	美克工作室
印 刷	昭通美克印艺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 × 1168 1 / 32
字 数	175 千字
印 张	7.5 印张
印 数	1-1000 册
版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4998-5 / I · 3335
定 价	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

历史的脚步（之一）



1963参加工作



1964年与母亲合影



1966年到
巧家县搞“四清”



1968年入伍



1967年到北京



1969年
在部队宣传队

历史的脚步（之二）



1973年赴昆明学习



1976年与县文工队白恒楹、张忠淑、李克章一起参加云南省曲艺调演
(自编自演金钱板《智斩庞平》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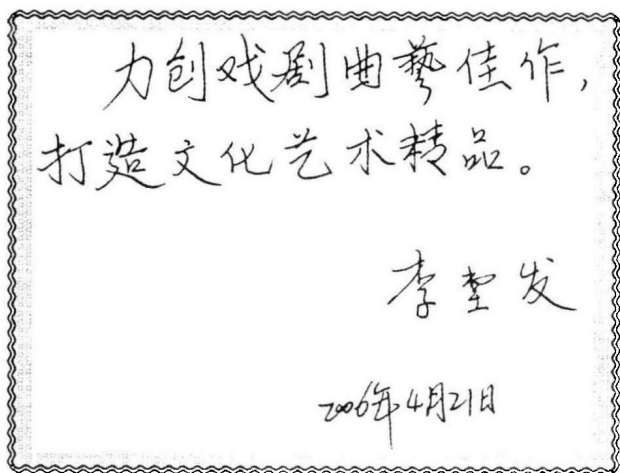
1984年
与手风琴班学生在一起



1993年任县政协常委



(中共彝良县委宣传部长吴平题词)



(彝良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堂发题词)



李厚昌，字少红，笔名木子。云南彝良人，祖籍湖南衡州。现年 58 岁，大专文化，国家三级编剧。

1963 年参加工作，曾就职于粮食部门，参加过巧家县“四清”工作队。1968 年入伍，在 0020 部队政治处及 0057 部队政治部宣传科，进驻过《重庆日报》做军管记者，有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（《千里寄药表深情》）及在《云南日报》发表（《学门合：为革命拉车不停步》）。70 年代初复员退伍，在县广播站工作，二年后调入彝良县文工队，以拉手风琴为主，兼做编剧工作，1979 年至 1985 年任文工队队长。带领文工队走遍全县城乡，上至大关、昭通、昆明，下至四川宜宾、筠连演出。1982 年，由作者编剧的昭通花灯剧《布谷声声》，通过昭通专区调演选拔到昆明参加戏曲调演，获云南省文化厅优秀剧目奖，云南电视台录制后播出三次，受到全省观众欢迎。此剧在县内演出过两百余场，可谓长演不衰。1989 年由作者创作的大型话剧《城市的裤子》，受到云南省文化厅重视，专门组织省内戏剧专家讨论，专家们对剧本立意、结构及写作风格都给予

了较高评价。

县文工队撤销后，作者被分配到县文化馆主编《彝良文艺》，其间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业余文艺作者，并由作者牵头与县烟草公司联合出版了大型文艺丛刊《苦丁茶》。2005年又主编了《三农服务手册》，受到省文化厅社文处及昭通市文体局领导的首肯，此刊物信息量大，服务意识强烈，很受农村群众欢迎。

作者爱好广泛，琴、棋、书都各有建树，会弹钢琴、手风琴，拉京胡、二胡，获国家三级棋士称号，曾在全市棋王争霸赛获第五名，多次获县级冠军，并担任县象棋协会主席多年，主办过多次全县性的象棋比赛。书法作品参加过川滇巡回展，曾为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办事指南》题写书名。

作者作品以戏剧为主，兼有曲艺、音乐、小说、剧评等文稿，风格各异，由作者作词作曲的《彝汉赶街》发表于《云岭歌声》2004年第12期。并在彝良树林火把节演唱。本书所选作品九成都上演过。

作者曾自编自演金钱板《智斩栾平》，该作品曾参加1976年云南省曲艺调演，得到评论组专家首肯。此作在昭通、昆明等地演出时都受到观众欢迎，多次翻场重演，这在当时的曲艺演出中当属凤毛麟角。

作者快要退休，在县委、政府及市、县主管部门领导关怀和支持下，整理了三十多年以来的作品文稿，经过精选汇编成这本作品选，既是对三十年创作的总结，也是为彝良打造文化产品，以期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和启示，以达作者“情满深山”的拳拳之心。

历史的脚步(之三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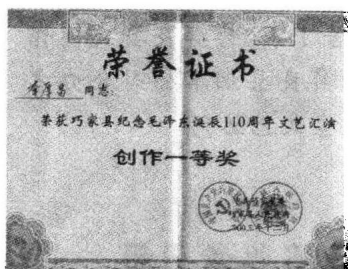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评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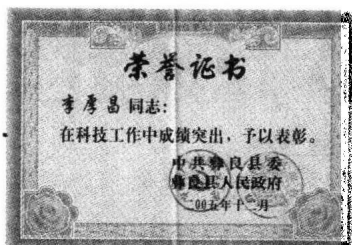
1986年云南省文化厅奖



2003年彝良县委、政府奖



2003年巧家县委、政府奖



2005年彝良县委、政府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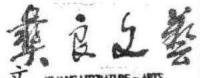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的脚步(之四)

主编刊物

《彝良文艺》为彝良县文化馆馆办刊物(四开报)

彝良文艺
YILANG LITERATURE & ARTS

文化短波



七律
答友人

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特刊

领



《苦丁茶》为彝良县文化馆与彝良县烟草公司合办之大型文艺丛刊

三农服务手册

■ 关心农村
■ 关爱农民

《三农服务手册》系彝良县图书馆馆办刊物

2006 第1版
(第33期)



彝良县图书馆 编印

目 录

作者小传

戏 曲

布谷声声	1
药店新风	25
青松寨	45
苗岭新竹	86
深山桔黄	136

音 乐 剧

神草	155
----------	-----

话 剧

城市的裤子	163
-------------	-----

小 品

小镇赌神	216
包氏 1+1	222
全家共讨“六合彩”	228
希望之星	237
土豆小夜曲	247
寸草	253
兄弟	268
初升的红日	274
环保变奏曲	280
售肥三部曲	287
时光倒流	296
考试	308

目 录

曲 艺

- 金钱板
 换防 314
快板
 农村信贷与“三农” 321
 反腐倡廉 任重道远 328
 子子孙孙都受益 331
盘子说唱
 与时俱进建小康 335

歌 词

- 彝汉赶街 337
欢乐的阿克劳 338
清正廉明公仆心(与李连华合作)
..... 340
反腐倡廉正气歌 341

小 说

- 听,云雀 342

剧 评

- 壮士魂荡乌蒙山 365

文 告

- 为重建彝良角奎八角亭捐资文告
..... 368

布 谷 声 声

(独幕花灯剧)



(此剧曾参加云南省1982年戏曲调演获优秀奖，云南电视台录制播出三次，在昭通、大关、彝良城乡演出200余场，受到群众普遍欢迎。)

时间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后

地点 滇东北某农村张玉国家院内。

人物 (以出场先后为序)

张玉国——45岁，男，生产队社员，外号“怕老婆”。

爷 爷——72岁，张玉国之父。

奶 奶——66岁，张玉国之母。

伍义花——42岁，张玉国之妻，外号“母夜叉”。

小 花——11岁，张玉国之女，小学四年级学生。

吴月红——20岁，某市公安局女民警。

(幕启：远景朝霞满天。田园绿柳一片春色。)

(近景：竹篱小院，台左是油漆门窗大瓦房，右是茅草房。院内设石桌石凳。)

(音乐声中，张玉国手提小收录机从瓦房出来。)



录音机在播送着《幸福不是毛毛雨》。)

张玉国 (唱)三杯酒落肚，
赛过人参汤。
电匣子、播音乐。
又会说来又会唱。
责任制带来了农村新变化。
猪羊满圈粮满仓。
推倒茅房，
盖了瓦房。
油漆门窗铮铮亮。
万事都如意，
只是有一桩，
老人的茅房太刺眼，
一亩八分板田还在晒太阳。
哎呀呀！我心里闷得慌。

(念白) 我叫张玉国，
年纪四十多。
样事都很好，
就是怕老婆。

(白) 这两年，落实了农村经济政策，小日子过得满不错。我儿子茂名在大城市工作，听说还找了个未婚妻。小女儿读四年级，跟我的文化水平差不多，哎，前几年生活困难，家里穷，我这两个半死不活的老人，媳妇硬嫌是负担，三年前把他们分了出去，我不分吧，媳妇一天跟我上三回政治课，分开了万人都指我的背脊骨。到现在，两个老人的一亩八分责任田还在那里硬梆梆的晒太阳，想不管，又怕丢人现眼，想管呢，又怕脱不掉我那“母

夜叉”的爪爪。哎！我硬是猪八戒照镜子——里外不是人哟！

（伍义花内喊：“小花她爹”！张玉国闻声差点从石凳上摔下来。赶忙答应“来了，来了”！跑进屋去。）

（布谷鸟叫声传来，张爷爷扛锄头从柴门出，奶奶跟出。）

奶 奶 哎呀……死老倌，病歪歪的出来整啥子？哟！还扛着锄头，你硬是想死呀！（夺下锄头）

爷 爷 家家都要撒谷种了，我们的还是板田，不去挖出来。二年吃啥子？再说人家个个都大挑小担的交给国家。我们完不成任务，咋个对得起政府，这块老脸往哪搁？

奶 奶 哦哟哟！你硬是做梦坐飞机——想得宽阔，自己的生命脚手都顾不得，还管那么多，唉！

（唱）怨只怨儿媳妇心肠太狠，
将俩老赶出门分家三年。
祖孙三代同一院，
茅房瓦舍不相连，
我这里，柴门漏风穿堂过，
她那边，窗明几净家俱全
（远处布谷鸟又叫），
布谷鸟叫声急声声催我。
怎种得一亩八分责任田？

（白）唉，你自己都病成这个样子，不会去叫儿子媳妇帮个忙？

爷 爷 他们包的责任田也不少，够忙的了。
奶 奶 你那个心再好，儿媳妇也不会可怜你。算了，快回去睡倒，毛病整翻了我难得服侍。田嘛！我去找人犁出来。天垮下来有长汉子顶倒！怕那样。

(奶奶扶爷爷进草房。)

(张玉国从瓦房跑出来，伍义花边追边喊。)

伍义花 你跟我站倒！(张玉国站住)我问你，头场街子我买的那两瓶大曲酒咋个只有一瓶了？

张玉国 (战战兢兢地)我……

伍义花 你不要之乎者也的，我那瓶大曲酒是买给小花她外公吃的，你说，还有一瓶到哪儿去了？

张玉国 (吞吞吐吐地)我——吃了。

伍义花 你吃？你好大的口福哟！你吃了我倒可以省点粮，就怕你拿给你家那个老不死的泡药吃了，才气爆我的肚子。

张玉国 (旁白)硬着这“母夜叉”说着了。

伍义花 你说，你说，到哪去了？

张玉国 是……

伍义花 啊！是(欲揪张玉国的耳朵)

张玉国 不不不，是我吃了。(一口气越说越快)我如果吃了天打五雷轰，我如果没吃拿给老人岩遭飞石打，阎王饶我判官不饶大鬼放我小鬼不放，有一天硬要背时在我老婆头上……

伍义花 (一声断喝)啥子？你那狗嘴罗嗦些什么，

- 吃了就算了。下场街子给我买一瓶补上就行了。(伍义花朝茅房一看门关着,憋了憋嘴)哟!这两个老不死的,真有福气。这时候了还不起来,太阳都晒着屁股了。
- 张玉国 他爷爷老毛病又发了,这两天咳得厉害,怕起不来了。
- 伍义花 越厉害越好,早点死了免得迁人的眼睛。这两间烂房子我还要拆了垒猪圈哩。
- 张玉国 轻点、轻点,让他奶奶听见又要吵架。
- 伍义花 轻点?光明正大的怕啥子?各人做来各人吃,吃得起做不起,活在世界上是个负担,七老八十的还死不得?
- 张玉国 算了,算了,请你少说两句,人家又没得罪你,说正经的,他爷爷奶奶的一亩八分责任田如今还在那点硬梆梆的睡大觉,我请示一下伍同志,究竟咋个办?
- 伍义花 啥子?(欲揪张玉国的耳朵)
- 张玉国 伍义花同志,“怕老婆”听你的指示。(立正,躬腰)
- 伍义花 哼!我说你硬是看了《西游记》到老不成器,盘田裁割的事还要问你姑奶奶,硬是给你们男子汉丢丑!
- 张玉国 家里哪样事都是经你批准才得行的嘛,我要是自作主张……
- 伍义花 那一亩八分田嘛——过来我给你讲。(一把扯过张玉国的耳朵,说悄悄话,张玉国的表情变得滑稽可笑)
- 张玉国 (听毕)我说伍同志呀,你咋个想得出这样